

中短篇小说自选精品

《上午打瞌睡的女孩》

影视版权被著名导演陈凯歌买断

正在拍摄同名电影

《谁开的门》由《来来往往》剧组

拍摄电视剧

鬼子著

上午打瞌睡的女孩



鬼子 著

上午打瞌睡的
女孩……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伤心的黑羊

/1

上午打瞌睡的女孩

/42

烟和云的结果

/95

学生作文

/133

谁开的门

/164

男人鲁风

/199

目录

你猜她说了些什么

/212

梦里梦外

/221

九月十三日

/260

可能是谋杀

/269

伤心的黑羊

我叫葛叶。

田野是我杀的。

瓦城晚报上那个被轮奸的少女就是我。

我十五岁零两个月，比我弟弟大两岁多一点。我弟弟叫葛根，事情的最初，就是从他十三岁生日那天开始的。往年的生日，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进城，今年不知怎么想的，天亮起来，他就跟在父亲的身后，悄悄地摸到我们家屋头的小溪边。父亲正蹲在溪边洗脸。葛根在父亲的身后站了一下，然后问了一声父亲，今天可以带我到城里去一趟吗？父亲不知怎么忘了那天是弟弟的生日。父亲经常忘事。父亲一脸湿滋滋的，他回头望着弟弟，觉得莫名其妙，他说你进城干什么？葛根说今天是我的生日！父亲这才愣了一下，猛地拍了一下脑门，然后恍惚地呵了一声。父亲说你想买什么？葛根说不买什么，就想去玩玩。父亲说进城玩是要花钱的，我哪有钱呢？葛根说不花钱就不能去吗？父亲便低头继续洗脸。父亲洗脸从来不用毛巾，葛根也不用，我们家只有一把毛巾挂在门前的竹竿

上，那是我一个人用的。父亲洗脸的时候总是捧起一捧溪水然后泼在脸上，再一抹，就算好了。葛根说，父亲那个早上捧了六捧都没有把脸洗好，捧到第七捧的时候，突然停了下来，然后又猛地地拍了一下脑门，他说好的，那就带你到李黑叔叔那里吃一顿羊杂碎吧。

李黑不是我的亲叔叔，他只是我父亲的好朋友。他到底是哪里的人我也不知道，父亲也没说过。我们只知道，他在瓦城给一个歪脸的羊老板做杀羊生意。歪脸每天都要李黑给他杀掉很多的山羊，所以，李黑那里每天都有很多新鲜的羊杂碎。父亲每次进城，都到那里饱吃一顿，然后才慢慢地走回山里。瓦城离我们家有五六个小时的山路。父亲每次回到家的时候都是深夜，有时，我们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已经回来。

就因为那一餐羊杂碎，灾难像乌云一样降临在我们家的屋头上。

那一天的父亲和葛根，是十二点过后到达瓦城的。父亲和葛根到达之前，大约是十点的时候，李黑的羊老板买回了四只黑色的山羊。他牵着那四只黑羊刚走进李黑的那一间小房，就吩咐李黑，这四只黑羊是莫斯科酒家要的，吃过午饭先把它给我杀了。那间小房是歪脸替李黑租的工房，小房的后边有一个天井，李黑正蹲在天井的地上，给一只刚被杀死的山羊动刀，他没有回答歪脸的话。李黑说，他一般很少给歪脸回话，那歪脸也不需要得到李黑的回话，他的话他相信李黑不会不听。歪脸放下黑羊就转身出门去了。歪脸在那个时候一般都是去赌牌，那是他的嗜好。

可歪脸没有想到，后来最先被杀掉的却不是那四只黑羊，而是他自己。

这事当然与葛根的到来有关。

父亲和葛根到达瓦城的时候，正碰上李黑给他的午饭下锅。

李黑二话没说，只把身边的那把尖刀丢给了父亲，他说你们来得正好，喜欢吃什么自己割去。父亲也没歇脚，接过尖刀就朝天井里的那堆羊杂碎走去。葛根说，那一餐羊杂碎，后来吃得最香的并不是他，也不是我们的父亲，而是李黑叔叔。想来也并不奇怪，往日里他总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，今天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朋友陪着喝酒，他能不尽兴吗？他先是让葛根到胡同的外边替他买了两瓶瓦城三花，吃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又掏出了钱来，让葛根再去买回一瓶。我们的父亲也是一个见酒眼红的人，他没有阻止葛根，而且指使他快去快回。葛根当时曾想，李黑喝了这么多的酒，今天还能杀羊吗？但葛根没有吭声。喝完那三瓶瓦城三花酒，我们的父亲早已满脸通红；李黑叔叔的脸也烧得像火，从脸面一直烧到了脖子根，一双乌黑的大眼睛，也被烧得糊里糊涂的。

吃完饭，父亲要带葛根上街，却被李黑喊住。他抹着那张油汪汪的大嘴对葛根说，上街有什么意思？他说街上一点意思也没有，满街都是乱七八糟的人脸，还有就是女人的大腿，他说你去看那些东西做什么呢？他说葛根你不如在屋里看我杀羊。

葛根本来很想上街，李黑那么一说，只好不去了。心想可能是李黑要留他帮忙。

就这样，事情丝毫不可避免地随后发生了。

父亲走出胡同没有多久，李黑就醉眼朦胧地走进了天井。

葛根问他，叔叔让我帮你什么？葛根希望李黑感觉到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。刚刚饱吃了人家的羊杂碎，吃得一嘴油汪汪的，能帮就应该帮点什么。李黑却连连摇头。

李黑的头是一个光头，你认识了秃瓢的模样，你就能认出谁是李黑。

李黑摇着光头对葛根说，你先坐着看吧，用得着时我会吩咐的。他让葛根坐得天井边的一张小板凳上，自己提刀朝羊群走去。天井里有很多的山羊，都是上一天李黑没有杀完的。山羊们极害怕

李黑,远远的就都颤抖着往最里边的角落拼命拥挤。葛根说,那些山羊害怕的并不是李黑的刀,李黑的尖刀藏在身后的手里。它们害怕的是李黑的那颗光头。

然而,有一只却没有给李黑后退。

那是其中的一只黑羊。

那黑羊其实是一只怕死的黑羊,它站在原来的地方,看着李黑不动。

葛根觉得那羊有些奇怪。

后来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!李黑刚要走近的时候,那黑羊吓地一声,跪在了地上,好像一个可怜的小孩。羊是通人性的,从小我们就听说过。黑羊在跪下的时候,眼睛往外淌出了可怜的泪水。

整天杀羊的李黑当然不把黑羊放在眼里,他上去一把揪住了黑羊的一只角。他想把黑羊拉起。可那黑羊使劲地赖在地上。李黑一时火了,他大骂了一声他妈的,不想死是不是?身后的尖刀就飞了过来,铛的一声劈在了黑羊的另一只角上。吓得葛根在板凳上猛地站了起来。

葛根惊恐地睁大着双眼。他以为李黑那么一劈,黑羊当即倒在了地上。可那黑羊只是往旁歪了歪,又站了起来。李黑劈下去的只是刀背。李黑想给黑羊一点颜色看看,接着就一脚朝黑羊的肚子狠狠地踢去。那样的一脚是很有力的,但那黑羊竟然神速地侧过了身子,李黑的脚踢了一空。但李黑没有计较这些,他一转手就又抓住了黑羊的一角,往葛根的面前拖来。

葛根的面前是一个池子。那是李黑杀羊用的。池子的旁边到处都是染黑了的羊血。李黑还没有拖近,葛根就迎了上去,他想从李黑手里接过黑羊。他想看看黑羊被刀劈过的那只角,是不是给劈松了,是不是摇一摇就能摇了下来。但那黑羊没有等他接住,就吓一声给他跪了下来。

葛根的心当时十分感动。

尤其是黑羊的那双眼睛，葛根觉得那就好像两只人眼，葛根后来曾好几次对我说起，他觉得那黑羊真是奇怪。羊在被杀前有时会流些泪水，羊怕死，这我们都听说过，但没有看到给人跪下的。葛根连忙同情地蹲了下去，两手在黑羊的身上可怜地抚摸着，他说，那只黑羊的皮肉当时烫得像火。

葛根朝李黑抬起了头来，他指着黑羊的眼泪对李黑说，先别杀它好吗？

李黑踢了黑羊一脚，他问葛根，你是可怜它还是喜欢它？

葛根不知道怎么回答。葛根说，你看它好伤心。

李黑说它是怕死，不是伤心。

葛根却不愿看到那只黑羊的死。他的眼睛没有离开李黑，他说你先留着它好吗？你先别杀它。

李黑摸了摸自己的光头，醉醺醺的脸上突然就闪出了几分善意，他说你是不是喜欢上了这只黑羊？葛根点了点头。李黑问，你们家以前养过羊吗？葛根说养过，养的是不是都是黑羊？葛根说有黑羊也有白羊，可我最喜欢黑羊。

李黑就又摸了摸他的光头，然后大声地对葛根说，那这黑羊就送给你了，好不好？当时的李黑显然是没有细想。葛根也没有细想，他问李黑是真的吗？李黑说什么真的假的，你李黑叔叔从不说假话。葛根就激动地连连说了好几声谢谢。李黑一下就昏了头了，他说谢什么谢呢，干脆，这四只黑羊全送你了，好不好？没等葛根回话，李黑把刀丢到了地上。他说你以为你李黑叔叔是谁呀？转身就回到黑暗的屋里找来了四根绳子，把那四只黑羊拴了起来，交到葛根手上。父亲从街上回来的时候，葛根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李黑就把手挥过了头顶，他说这有什么呢，不就四只黑羊吗？

李黑说四只羊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父亲当时曾提醒了李黑一句，说这可是人家歪脸的羊？

李黑说，他歪脸的羊又怎么样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牵走吧！

葛根和父亲牵着黑羊刚回到半路,李黑在后边就出事了。

李黑说,歪脸那天一定是赌输了钱了,要不歪脸不会连连地骂了他那么多的光头。歪脸骂他光头混蛋骂他混蛋光头,连连骂了二三十个。歪脸从外边回来的时候,李黑手中的尖刀刚刚放倒一只黄羊,他没有抬头看他,他先是听到他的脚步声,接着就听到歪脸的声音在他头上落下。歪脸问他那四只黑羊呢?你全都杀好了?李黑说没有。李黑说我刚才来了一个朋友,是山里的,还带来了他的儿子,他的儿子今年考上初中了,今天还是他的生日,我就把那四只黑羊全都送了他了。

歪脸就这样愤怒了起来。

他说那羊是你的吗?

李黑说你从我的工钱里把那四只黑羊扣出吧。

歪脸没有顾理他的建议,他说我是在问你,那四只黑羊是你的吗?

李黑说,我送了人了,你就算是我的吧。

歪脸便开口骂起了李黑,他说你这光头,你他妈的混蛋!

开始的时候,李黑蹲在地上忍住了。他想如果他迎着歪脸的怒火站起来,就意味着他跟歪脸会发生冲突,所以他蹲着没有做声。直到歪脸骂不绝口的时候,他才仰起脸来,恳求歪脸别这样骂人好不好。李黑说,他受不了别人当面不停地骂他光头。谁要骂,你笑着脸,骂一句,骂两句也没什么,骂过了也就过了,可你不能没完没了地骂。他说我的头自己不长毛我有什么办法,你他妈的歪脸,你的脸不也歪的没有个人样吗?

可那歪脸就是骂个不停。

李黑说,你别这样骂人好不好?我说过让你扣我的工钱这还不行吗?

歪脸问他你有多少钱?

李黑说你买用了多少钱,我就给你多少钱呗。

歪脸说你到过商店吗?商店里都是怎么写的?偷一罚十你知道吗?你要给钱也可以,那你就按四十只羊给我算吧,你算吧!

李黑一听眼睛都大了,他心里骂了一句你他妈的歪脸,你才是混蛋!

李黑说,你的意思是我这是偷了你的羊了?

歪脸说,你可以说你没偷我的羊,可我的羊现在在哪?我的羊呢?

李黑说我跟你说过,我送了朋友了。

歪脸说那个我不管,我只问你,我的羊现在在哪?

李黑说他这时还拼命地压着心中的怒气,他知道输了钱的歪脸在找歪理发泄。

歪脸果然寸步不让。他说,你说你不是偷的你问过我吗?你背着我把我的羊送给了别人,你说你跟偷有什么两样?

歪脸的嘴里就又不不停地骂起了他光头混蛋、混蛋光头。李黑说,他的心这时有些受不了了,他把手里的尖刀气愤地甩在了泥地上,甩得很响。他说我跟你说过,你别再这样骂人好不好?!

歪脸当然听到了那尖刀的响声,可他一定是觉得李黑没有理由对他那样,你是来给我杀羊的,你有什么理由对我甩刀呢?所以歪脸马上对李黑说,我骂了你又怎样?莫非你反倒有理了?你偷了我的羊送给了别人,你他妈的不是混蛋你是什么?这么说着的时候,歪脸愤怒地逼了上来,然后一脚飞起李黑面前的那堆羊杂碎。

那些飞起的羊杂碎把李黑挂得头上肩到到处都是。

李黑却不动,他没有把那些羊杂碎甩下来,他只把地上的那把尖刀挪了一下。

李黑说,你给我把这些东西拿下去!

歪脸说,你把我的那四只黑羊拿回来!

李黑说,把那四只黑羊拿回来不难,你先把我的这些东西

弄走!

歪脸没拿。歪脸转身要走开。李黑大喊一声把他吼住了。

李黑说你别走!

歪脸站住了。

歪脸回过了身来,他说你想怎样?

李黑又把那尖刀挪动了一下。

他说你给我把这些东西拿下来!

歪脸说我就是不拿,你敢怎样?

李黑说有胆量你就走!

歪脸说,你说我不敢走?

李黑说那你就走呀,你走我看看。

歪脸果真转过了身去。可他还没有来得及迈动脚步,地上的那把尖刀已经飞了过去。李黑的飞刀水平是很高的,尖刀的方向他说其实不是歪脸,而是歪脸前边的那一扇门板。他想只要那把尖刀插在了门板上,歪脸就不敢不回来。可他没有想到,那把尖刀却飞进了歪脸的脑壳里。

歪脸吓地一声,猪一样倒在了地上。

这样的意外,父亲和弟弟当然是如何也想不到的,尤其是葛根。葛根在路上想得最多的是,他如何也想不明白李黑为什么说送就送了他四只黑羊?其实那李黑是喝多了酒了,整整四只黑羊呀,他怎么能说送就送呢?但葛根没有想到这点。

他问父亲,李黑叔叔为什么这么好呢?

父亲却告诉葛根,因为他是你爸爸的朋友。

葛根说朋友就这么好吗?

父亲说,不好还叫什么朋友吗?

杀死了歪脸的李黑当然慌了,但他应该到警察那里自首,从他的工房出去不远,也就是走出那条深深的胡同,拐弯的地方就有一

家派出所，可是他不去。他首先想到的却是跑到我们家里，他想他应该告诉我的父亲，他是因为那四只黑羊而杀死了歪脸的。

就这样，李黑在天色黄昏的时候逃出了瓦城。

李黑咚咚敲响我们家门板的时候，月亮早就落西了，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之后。最先被惊醒的是我，而不是我的父亲。父亲是一个睡得很死的男人，天一黑，就在床上扯起了他的呼噜。父亲的呼噜总是打得很响，听上去就像一块永远也炖不烂的牛皮，彻夜不停地在黑锅里翻滚着。李黑可能敲到第三声的时候，我从床上跳了起来，我感到十分害怕。父亲的呼噜还在扯着。我没有叫醒父亲。我朝弟弟葛根喊了一声。我说出了什么事啦葛根？葛根和父亲睡在一起。我的叫声很尖，葛根听到我的叫声后才听到了李黑的敲门声，他首先想到的当然是他的黑羊。那四只黑羊就拴在门前的一棵石榴树下。我们家没有牛栏，也没有羊圈。被葛根推醒的父亲当时也被李黑的敲门声吓住了。父亲往外吼了一声谁？但门外的李黑没有回话。他只是依旧地敲着门，而且越敲声音越大。直到父亲点着灯，把门给他打开。

那一个后半夜里，我们家显得异常的阴冷。

我们都被他手中的那把尖刀吓慌了。

父亲问他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

他朝我父亲瞪着眼，他说还能怎么办呢？

他说，我反正是死定了，我现在只想在你这里好好地躲它几天。

父亲说躲几天是没问题的，问题是你这样躲又能躲多久呢？

李黑似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他只是不停地翻弄着手里的的那一把尖刀。

最后他说，反正我是死定的，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。

父亲望着他，父亲说什么愿望你说。

李黑说，你也许不会相信。父亲说相信什么？他说我每天给歪

脸杀了那么多的羊，可我一直没有好好地吃过一顿羊肉，那歪脸只是时常地指着那些羊杂碎对我说，你想吃什么你尽管吃，你挑好的吃。好像还对我挺好的，可那些羊杂碎吃得我心烦。我曾想偷偷地割下他一团羊肉，然后好好地吃它一顿，可我总是不敢，他也总是不让，每一只山羊，他总要细细地看过，他要完整地送给那些酒家。

李黑的话谁都听得明白，他想在死前好好地吃几顿羊肉。

父亲觉得这不需要多想。父亲说这还用说吗？

父亲说这不用说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父亲摸了一下弟弟的脑袋。那一摸，弟弟的心里也明白了。当时的我只感到好像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恐慌，但看着李黑那可怜的样子，也就没有多想了。

天亮没有多久，石榴树下的黑羊就少了一只了。

李黑从树下拉走那只黑羊的时候，我看到葛根的眼睛有点想哭，李黑也看在了眼里，动刀之前，李黑对葛根说道，我给你把羊皮留下好吗？他说羊皮在城里可以卖钱。

那一只黑羊李黑吃了四天，当然，我们也吃，但我们吃的似乎没有他随意。我们是陪着他吃的，不吃就好像气氛不对。我们都以为，吃完了那一只黑羊，李黑就会离开我们的家，然后去他该去的地方。

可是没有。

那一只黑羊是中午吃完的，傍晚我们从地里回来，就远远地看到屋后的墙壁上，竟又钉上了一张鲜亮的羊皮。

葛根有些不可理解，他对父亲说，他怎么又杀了一只呢？

父亲说，他想吃他就杀呗。

葛根说，他不是说就吃几顿吗？

父亲又说了一句，他想吃他就杀呗。

葛根说如果他全都杀了呢？

父亲不再说话。

葛根的脸色于是变得难看了起来。

我的恐慌却与葛根不同，我只是觉得那李黑不能这样在我们家里住下去。于是我说，他要是这样一直地吃下去，我们家也许会出事的。

父亲便突然地停下了脚步。父亲的眼光很凶恶地盯着我。

父亲说你是什么？

我说他不能老在我们家里躲下去？

父亲说什么叫躲？

我说他老这么吃下去他就是躲。

父亲说你做什么？

我就又说了一遍我担心我们家也会跟着出事。其实出什么事我也想不到，可我的话刚刚说完，父亲就一个巴掌劈在了我的脸上。

父亲说我白白养了你这么大，一点事都不懂。他说如果不是因为送了我们这四只黑羊，你李黑叔叔他会杀了那个歪脸吗？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必死无疑的人了，他想好好地吃几顿羊肉，我们还能不给吗？我们能够那么绝情吗？完了父亲推搡着我，他说那你去呀，你去对你李黑叔叔说呀，你说你不能在我们家躲下去，你说呀？

你要是敢说我说杀了你！

我知道父亲对李黑的感情很深，但我没想到父亲会出手打我。我的眼泪哗地就流了下来。

我当然不敢对李黑说些什么，我能做的，只是把我的那把毛巾，从竹竿上偷偷地拿下来，在背地里愤怒地撕成一条一条的，然后丢进了我们家的厕所里。

我说过，那把毛巾是我们家惟一的一条毛巾，那是我一个人用的，我父亲洗脸不用毛巾，我弟弟他也不用，然而，我没有想到的是，第二天早上，父亲的巴掌又狠狠地劈在了我的脸上。

原因是李黑找不到毛巾洗脸。

父亲说你收到了哪里，快拿出来。

我说我没收。

你没收？你没收毛巾到哪里去了？快拿出来！

我说我把它丢了。

丢了？父亲气得全身发抖。他说丢在哪你去给我找回来。

我说丢了，没有了，你叫我怎么找！

叭的一声，父亲又给了我一个巴掌。李黑就站在一旁不远，可他没有上来劝阻。我那时恨他，恨他为什么不被马上枪毙。只有弟弟在门前的石榴树下在暗暗地替我难受，我看到他的脸也在一阵阵地抽搐不停。

父亲为那条毛巾揪住我的头发，拖着我，他说丢在什么地方？马上给找回来，要不我杀了你！

父亲当然不会因为那一条毛巾杀人，但父亲把我打个半死是有可能的，没有办法，我只好告诉他们，我丢到了厕所里了。可父亲就是不肯相信，在他想来，好好的一条毛巾怎么会丢到厕所里呢，他只以为绝对是我藏了起来，以为我等到李黑走了再拿出来。逼得我只好找了一根长长的竹篙，从厕所里一条条地捞起，然后还拿到溪水里，一条一条地洗干净，然后放在他的面前。

我恨那李黑。那以后，我连望都不再正眼望他。我巴望他快点被警察抓走，然后死死地关在牢里，一直关到他可怜地死去。

那李黑是个杀羊不眨眼的屠夫。

他动手杀第三只黑羊的时候，是躲在我们家的第九天的中午。我当时不在家，我到山上割草还没有回来，比我先回来的是我的弟弟。他提着那把尖刀从屋里走出来的时候，把葛根也叫了出去。他说去，让你看一看你李黑叔叔杀羊的刀法。葛根不懂他说的刀法是什么意思，就跟在他的身后，朝门前的那两只黑羊走去。

那是两只一直提心吊胆着的黑羊。好像它们早就知道，它们的日子也不会长久了，提刀的李黑刚刚走到它们的身边，它们的身子就不住地颤抖了起来。葛根说，天上的阳光当时十分的强烈，但黑羊的皮毛就是闪不出一一点的光亮。

李黑举刀指着那两只黑羊，突然问了葛根一句，他说还记得那天的那一只只是哪一只吗？葛根看着那两只不住颤抖的黑羊，他已经看不出哪一只只是那一只了。他给李黑摇了摇头，嘴里没有说话。但李黑的记忆却十分的清楚，他举着尖刀朝躲在后边的那一只，说就是它。说着一步上去，朝那黑羊的角角用刀背劈了下去。那只黑羊的眼睛一直地盯着李黑，李黑的刀背还没有劈到，它扑地一声就又跪了下去。

李黑随即哈哈地笑了起来。他说你看是不是，是不是它！

葛根的心却又突然软了下来。他再一次看到了那一只黑羊的眼泪。他没有朝那黑羊走去。他转眼看着李黑，他说你还是先留下它吧，好吗？

李黑没有需要多想，就给葛根点了点头，他说好吧，那我们就先杀了这只吧。说着揪住了近前的那一只，把它拖到了门槛前的一棵石榴树下，倒悬着吊到了树上。

那是一只死得十分凄惨的黑羊。

葛根说，李黑的刀法确实利害，他只在黑羊的身上比划了几下，还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，那把尖刀就丢到一旁的地上。葛根不知道他在玩什么绝招。葛根的眼睛只是直愣愣地看着。

丢了尖刀的李黑朝葛根拍了拍手，脸上笑着。

他说看好，这就是你李黑叔叔的绝招。

只听得嗖嗖的几声，李黑就把一张鲜活的羊皮干干净净地剥到了手上。倒挂在树上的黑羊，转眼变成了一堆鲜亮的肉。

葛根的眼睛惊呆了！

而李黑的绝招却没有完。他在丢下羊皮的同时，捡起了地上的

那把尖刀，斩断了悬挂着黑羊的草绳。只听得扑的一声，已经没有了皮毛的黑羊，重重地落在了地上。

葛根吓得往后退了几步。

就在黑羊落地的同时，李黑一脚猛地踢在黑羊的屁股上，黑羊往上一窜，竟然跳了起来，然后拼命地往前跑去。葛根说，那往前跑去的哪里还是什么黑羊呢，那分明是一团奔腾的鲜肉！就是那样的一只黑羊，李黑仍然不肯放过，他紧跟在后边一边喊着，一边追着，一直到黑羊最后吓地栽倒。

晚上，葛根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我，我们俩当时坐在溪边，葛根开口就问，你知道李黑为什么会杀人吗？你知道吗？

那一只黑羊，葛根每次都吃得很少，我也吃得很少。

大约还有两餐，那最后的一只黑羊眼看着也会惨死在李黑的刀下。葛根的心里受不住了，他觉得那是一只好羊，他不愿看到它死去。他问我，你说他还会杀吗？我说我不知道。葛根不敢再跟父亲说些什么，他觉得说了也是没有用的，最后，只好自己大胆地走近了李黑的身边。

那是一个下午，李黑眯着眼睛躺在屋后一棵大树下的石板上，在躲避着午后的太阳。葛根悄悄地站在他的身边，他说叔叔，我想跟你说个事。李黑没有睁开眼睛，他问葛根什么事你说。葛根说剩下的那只黑羊你能给我留下吗？躺着的李黑朝葛根歪过头，微微地露出一线眼光。他说怎么，不让你叔叔吃了？葛根说我想留下一只。李黑转又眯上了眼睛，他说三只都杀了留一只干什么呢？

可葛根没有走开。

突然，李黑对葛根说道，如果我给你钱，你能让我杀吗？

葛根不知道如何回答，他低着头站着，没有回答。

就这样，李黑从裤头里摸出了一张红色的小本本，递到葛根的面前。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葛根不知道那是什么，葛根没有接